

中國方志叢書·塞北地方·第十八號

據清·吳廷華修王者輔等纂影印
清·乾隆八年修二十二年訂補重刊本

察哈爾

宣化府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098484

5k03/15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壹一版

宣化府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四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 成 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新高美印製有限公司

三重市長興街九十三號

版權所有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二六—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顧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饒允之出版方志考稿，該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四)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圍，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蘆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實史上的李馬奔（*Linao*）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宣化府志序

郡當神京之肩背

邊徼之藩籬

囊中險稱斗辟

明設衛置鎮與大

竝列九邊古今中外

之防莫要於此惡可

無志以傳之

國朝改創幾六十年而

志猶闕如者將有幾

氏鎮志為文獻因循

觀望遂至於今守土

者敢藉其責焉初余

來守是邦聞前守王

梁王君創議編修以

去任未果余謂是當

有以朱之遜匹諸大

雅並爲考訂觀察余

公爲之折衷焉會余

改秩清河屬公事之

未幾朱繼公入境首

叩之來迎者或云公

以疾去恐都志之中

廢也余謂公去而余

東歸之經之其責已

在幸無慮及桓桓

則公方率今守身

宮王君克期致事

視余鼎從公及諸君

子所以補遺而正誤

者爲加詳於是知人

言之不足信也先是

前守以宣勅掌核惟

孫氏二十六考為備

因購存觀密署為修

志務本余以質之公

庫

五

公意美有不足者索

閱之凡前明諸典故

紀載頗詳至金元以

前說多舛謬如漢上

谷郡之損陵沮陽舛

晉書與寧廣寧誌

邑及魏之東燕隋

之油雲陽壽開陽

庫

六

唐之山北八軍金之

昌州寶山其大者

耳執此宋編則誤

益多矣蓋方輿記

年俸信恒難移在

正史舛誤不免如漢

書以戰國侵據之態

為公與如封之舊

魏書以天平偽置

之邑聚拓拔一代之

制歸九州於宣和

附實續於隋水其

誤大聚如此況宣

郡地域未據有之

龍門呂三又唐以前

之懷安為事與唐以

後之懷安為文法他

如六鎮兩代武州新

州因革廢興於史

莫考非然於古而

扶其原有未易據
為空論者則推孫
志又何責焉是志
之家不求異於孫
而致古必歸之孟
紀事務覈其實據
九鑿空書集事合
傳會之說概置不錄

參稽新制良非偶
然但如鄒莒齊魯
帙有限存千百於什
一恐不免因陋之譏
閱者諒之
時
乾隆歲次癸亥春季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署

理口北道按察使
司副使前署清河
道宣化府知府
林院檢討克

一宗憲皇帝實錄館纂脩

官翰林院庶吉士紀

錄三次京口王芥園

撰并書



序

鹿門茅氏論史漢云
太史公劉編年之舊
突起門戶自表見者
固多而不免於蔽且
舛班書武帝以前俱
本史記昭宣以後則
本之東觀漢書西京
雜記故得補其闕遺
而懲其固陋其說似

序

矣然遷史未嘗不本
於左國世本諸書但
黃帝以五帝之首而
三戰得志遽為湯武
先聲不可謂非諸書
累之惟志亦然志為
外史周禮掌以專官
其事繁重至以四方
之志為目則一地各
有一志矣自漢以一

地理志槩之缺漏乃

多及晉人志陳留志

豫章而古制始復焉

郡域雖古而為之志

者惟前明馬孫二氏

主

馬志已不可得存者

惟孫氏一書其本之

馬氏與否今無可攷

其書亦純雜相間不

足為據余嘗謂地官

土訓掌道地圖誦訓

掌道方志是皆以訓

名官則圖與志之所

在君以為啟沃臣以

為儀型山川土俗其

唐

四

且為蒞治之軌範者

多矣惡可馮臆見以

說之宣郡臨大邊北

門之管於是乎在前

漢方拒保塞之請後

漢乃啟延敵之門劉
石苻秦慕容拓拔擾
於前宇文突厥契丹
瓦剌台吉紛于後元
魏築長城而不效前
明成祖築石垣神宗
又築長城而仍不效
瓜分飽醜中土動搖
而世運因之則所係
者大矣至於石亭石

室金冶銀場鷹房鵝
池溫泉有宮衣錦有
院瑪瑙有司位下昔
寶赤貴由赤之流充
斥于境且有以天子
行在而稱鎮國府者
矣凡厥乖違志成殷
鑒自我
朝定鼎聲教放北海雖云
外徼實等中區兆塞

又安善政時舉太平
之盛前代所無則訪
陳蹟於掌故而傳大
化於

憲章非良史孰任焉况

序

七

載籍相承疑信各出
幻化如瑕邱次仲疑
似如雞鳴磨筭混濛
如禦夷懷荒燕然之
銘葛峪之碣悠謬輟

輟且不勝更僕數矣
是志之作則一以正
史核之其史與史有
異同者則博考旁參
歸於一是其視遷史
之於世本班書之於
西京襍記諸籍為何
如耶余蒞郡時志已
將成時以一知半解
商確其間敢自附于

序

八

作者惟是圖志之道
儀到繫之則二十六
門中何任非訓迪之
方余及諸有司共勵
之可矣

九

乾隆八年歲在癸亥季

春穀旦

誥授中憲大夫知宣化府

事司曲王琬譔

